

# 知足者常樂

言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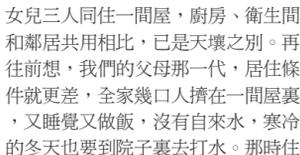


我正醞釀一篇題目叫《知足者常樂》的文章時，恰巧看到四月十七日《大公園》副刊姚船先生的佳作《憧憬幸福》，最後一句是「知足常樂，幸福長伴」，這不僅引起我的共鳴，也讓我思索很久。

不過我想說的是住房問題，與姚先生的角度有別。幾年前，我們的許多老友從舊屋搬到新居，那是一片新建的現代化公寓，設施齊全，庭院花草繁茂，樹木蔥鬱鬱，環境也很理想。這些老友根據自己的喜好，精心地裝修了自己的房子，並添置了新傢具，有的古香古色，有的模仿歐式，居住條件和生活環境大為改善。

我們家住的仍是舊樓，上世紀九十年代所建。當時裝修房屋剛剛興起不久，人們對裝修沒什麼經驗，我們只請工人簡單刷了一下牆，鋪了一下地，添置了幾件普通傢具，連同保存尚好的舊傢具，就從兩間小廳搬到這一百二十平米三室兩廳兩衛的新居，當時感覺寬敞明亮，心情舒暢。但二十多年過去了，住房條件不斷更新，如今房子越蓋越現代，裝修越來越時尚，看到老友們的新居，我也曾經動過再搬家的念頭。

我和先生商量，他毫不猶豫地說，搬到這裏他已經很滿足了。終於有了一間書房，這是他幾十年來的願望。我們也各自有了自己的居室，有了客廳、餐廳，雖然不大，但與過去和



女兒三人同住一間屋，廚房、衛生間和鄰居共用相比，已是天壤之別。再往前想，我們的父母那一代，居住條件就更差，全家幾口人擠在一間屋裏，又睡覺又做飯，沒有自來水，寒冷的冬天也要到院子裏去打水。那時住的還是坐南朝北的老南房，俗話說南房是「冬不暖來夏不涼」，沒少受罪。而我們現在的住房是坐北朝南，即使冬天也充滿陽光，溫暖如春，我把它布置得簡潔、整齊、舒適、溫馨。想到這些，我被先生說服，打消了搬家的念頭。

居住條件是重要的，但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不止一次從電視裏看到記者採訪一些老科學家、老教授，他們至今仍住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老舊樓房裏，在狹窄的居室，老舊的書桌上，寫出非凡的著作，為國家作出卓越的貢獻。我想，他們不是沒有條件搬入新居，但他們勤儉了一輩子，一心撲在事業上，別無他求。比起他們，我們沒有多大貢獻，卻比他們住得寬敞舒適多了。

在現代社會裏，富者住豪宅確為事實，但並不為人稱道；平民百姓住舊樓或窄小的平房，政府正在出大力為他們改善居住條件。居住條件千差萬別，不能攀比。如果一定要比，就自己和自己比，現在和過去比，與那些別無所求的老科學家老教授們比，這樣我們就會永遠知足。知足者才會常樂，知足者才有幸福。古人云：知足者，仙境；不知足者，凡境。所言極是。

# 忘年戀

翟傑



▲新任法國總統馬克龍及其妻子

資料圖片

年代，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是多麼不容易。如今，二人相扶相攜，幸福地繼續前行，當年的不理解甚至非議的聲浪也早已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。

其實，這有什麼呢？男想娶，女願嫁，明媒正娶，光明正大。社會在發展，時代在進步，一些傳統觀念也要隨着新形勢變一變。只要彼此真心相愛，心意相通，連國籍甚至性別都已經不成問題的今天，年齡，還算事兒嗎？作為「外人」的我們，又有什麼資格對人家的「忘年戀」指手畫腳、議論紛紛呢？從另一個角度來說，能夠克服重重困難阻礙，拋棄世俗，堅定地愛着與自己相差十幾歲或者幾十歲的對方，更值得我們敬佩！所以，我們還是獻上最衷心的祝福吧！

吵吵鬧鬧；他（她）的年齡都已經趕上你爸媽了，真結婚了，可怎麼見面，怎麼稱呼哦！你也不想，大你這麼多，萬一哪天他（她）先離開了，你也到了人生暮年，以後的日子可怎麼過……

這讓我想起了前幾年在內地熱播的電視連續劇《大丈夫》。王志文飾演的歐陽劍比自己的女朋友大二十歲，這場「忘年戀」遭到了女方父親的極力反對。可以理解，準女婿比自己小不了幾歲，一般人都難以接受這個事實。但是經過無數波折，有情人還是終成眷屬。話說回來，畢竟是電視劇，裏面的情節好像離我們的生活稍遠一些。但在現實生活中，也不乏這樣的例子。當年，八十二歲的楊振寧教授與二十八歲的翁帆女士宣布結婚，消息一出，不也引起了輿論的一片嘩然嗎？後來，內地京東集團首席執行官劉強東又與小自己二十歲的「奶茶妹妹」章澤天成婚，亦引起了不小的轟動。

如果說，他們離我們的生活還遠一些，那我再說說自己身邊的人。我的大舅比舅媽大了整整七歲，據母親講，當時兩個家庭都面臨着非常大的壓力。最終，姥爺力排眾議，同意了這門親事。然而，在當時的那種環境下，兩人人遭受鄰居背後的指指點點長達十餘年。如今，在大舅看來，年齡問題依然是件不可多提的事情。那次聚會，有人說起這個話題，年逾七旬的他羞得滿臉通紅，連連擺手，示意不要再講下去了。大舅和舅媽是幸運的，尤其在那個

# 交友貴於誠

徐貽聰



日前，在北京見到一位三十多年沒有見過面的華人朋友，相互熱烈擁抱，往事歷歷在目，激動和喜悅相疊，難以復加，有點忘情。

我和這位朋友相識、相交於異國他鄉，同在一個國家的首都居住過一段時間，互相間有過較多的往來，聊過各自的家事和他鄉事，算是非常投機的一類。別離後，因為相距遙遠，加之缺少聯絡途徑，我們兩人三十三年從未謀過面，也沒有任何聯繫。然而，歲月蹉跎卻互相沒有忘記，時間久遠卻依然牢記對方的形象，真的讓人難以置信。

說起來話長。我們倆分別來自中國大陸和寶島台灣，於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初相識於中美洲，屬「萍水相逢」。我比他年長近二十歲，年齡相差幾乎是「一代人」的相隔，但卻「一見如故」，沒有陌生感，連「代溝」都沒有，相互「緊密」容納，可以用「親密無間」相形容。是「同胞相親」，是「稟性相投」，還是如同一般人常說的「有緣分」，恐怕誰也說不清楚。但是，誠如朋友在我們相見後發來的微信所言：「人很奇怪，有些人天天見，過了幾個月就忘記了；有些人在一起時間不多，可一輩子都記得。」對此，「心有靈犀一點通」，我也確有同感。

在我們相聚的那幾年裏，我和我的夫人一起受命於海外；他則有一個三口之家，即他、他的夫人和一個剛剛牙牙學語的女兒。我們同住於一個都市，相識後自然會有往來，經常在各自的家裏聚會，有時也會結伴到郊外去度週末。由於他們是「當地人」

，對我們的關照自然會更多、更經常。不過，我們兩家親密無間的經常來往，體現的是以誠相待，體現的是互相關心，更體現「朋友相交淡如水」的境界，堅持的是一般的「禮尚往來」，不虛假，不越界，更沒有庸俗的做法和套路。可能正是這樣的一種相互理解，使得我們之間的友情深入了各自的心田，深厚而長久。

有句古話說，「天下沒有不散的宴席」，再好、再深的友情也有分離的時候。我和我的夫人在那裏的工作任務完成以後，奉命回國，也結束了我們和那位朋友及他的家人的相處。未曾想，我們的離別竟然長達十年，而且幾乎杳無音信。直到新近，我的這位在國內南方城市有投資的朋友，從我國的駐外機構中找到我的電話，幾經周折，終於同我通上了話，並約定在北京相見。兩人事隔那麼多年後在電話裏首次「相遇」產生的喜悅，自無需細言和描繪。

至於見面時的場景，我在本文開頭處已經有所交代，也不必再作贅敘。我深信，各位一定理解，我們的這種未受時間和空間隔斷的友情，應該反映出我們相互記憶於心田深處的自然情結。

「在家靠父母，出外靠朋友」，交友是人之常情，也是做人之道。朋友有多有少，也有淺有厚，但是，個人在交友中要「貴於誠」，這是在結交朋友中的深切體會。至於對方的態度，則另當別論。當然，我和我的這位朋友之間的友情關聯，事實已經證明是相互的，是雙方都含有主動，否則不會有今天的故事。不過，我依然想強調，缺少自己的主動和真誠，友誼終難持久。

以誠心去交朋友，去對待朋友，是我深切的信念。



錢其琛前副總理去世，不勝惋惜和悲痛。我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，往事頃刻湧上心頭。

錢其琛曾擔任外交部長十年，在他任期內，解決了長期被視為「禁區」的與韓國、南非、以色列建交問題。本文擬只談與韓國建交前後的往事，也許會引起關心朝鮮半島局勢讀者的興趣。

中韓建交前一年，也就是一九九一年十一月，錢其琛外長率中國代表團前往首爾（當時稱為漢城），參加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屆部長級會議。本來參加會議，是為了解決中國加入該組織問題，而且進展順利，但由於中國與韓國沒有外交關係，中國外長到達首爾，為媒體所矚目。議會期間，盧泰愚總統單獨會見了錢其琛，更引起外界的高度關注。

盧泰愚會見，確實不尋常。當時韓國與台灣還有「外交關係」，沒有通知台灣「大使」會見沒有外交關係的外長，國際上極為罕見。所以如此，是因為盧泰愚看清國際形勢發展趨勢，決心拋棄台灣，與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。儘管韓國社會一股勢力主張對台灣不能「背信棄義」，但盧泰愚決心已定，力排眾議，實現他心中的目標。

會見時，盧泰愚除禮貌性地歡迎錢其琛來首爾等客套寒暄外，果然開門見山表示，鑒於朝鮮半島和國際形勢發展，韓國希望進一步改善韓中關係，早日實現韓中建交。錢其琛心中早有準備，表示也希望改善兩國關係，但對中韓建交沒有接話，因為對於這一步中國還沒有作出最後決定。

從首爾回來，錢其琛與我們一起，研究了訪問結果和朝鮮半島形勢。原來東歐國家會拒絕與韓國來往，但在那之前一兩年，紛紛改變政策，與韓國建立了外交關係。前蘇聯（俄羅斯）也作出鬆動，與韓國建了交。韓國經濟發展，國力提高，國際影響擴大，不與其交往並與之建交，違背了世界潮流。無視與鄰國的關係，也不利於中國推行改革開放政策。基於這一判斷，在錢其琛主導下，經請示中央決定，推進與韓國改善關係並爭取建立外交關係。

一九九二年四月，亞太經社理事會第四

# 錢其琛與中韓建交

延靜



▲國務院原副總理錢其琛，因病於本月九日在京逝世，享年九十歲

資料圖片

十五屆年會在北京召開，韓國外長李相玉前來參加，錢其琛外長為盡地主之誼，會見並設宴招待了他。兩國外長在交談中決定，為改善中韓關係，雙方組建大使級談判代表團舉行會談，交換意見。實際上是兩國談判建交的開始。

中國方面原來估計，談判達成協議，最少需要半年甚至更長時間，但談判開始後，進展十分順利。我們的方針是，像對其他與台灣有「外交關係」的國家一樣，要求對方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唯一合法政府，與台灣斷交、撤館。對此，韓國方面有備而來，同意中國的立場，談判中雖有些曲折，但只經過在北京和首爾的三輪談判，雙方就基本達成了協議。實際上只用了兩個多月時間。

中韓建交是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一個大的變化。在此之前，中國實際上對韓國的政策已開始作了調整，從老死不相往來發展到可以相互進行體育等交流，從沒有直接貿易發展到可以相互進行民間直接貿易。考慮中國與朝鮮的友好關係，中國方面每調整一步，都向朝鮮方面作外交通報。雖然中韓建交是為了推進朝鮮半島局勢緩和，為了根據改革開放精神發展中國與周邊國家的關係，但中韓建交畢竟是中國對朝鮮半島政策的最

大調整，經過慎重考慮，決定派錢其琛外長前往平壤，向金日成總書記轉達江澤民總書記的口信。

一九九二年七月中旬的一天，錢其琛乘專機前往平壤，金永南外長迎接並陪同去延豐湖別墅面見金日成。會見中，錢其琛分析了朝鮮半島和國際形勢的變化，通報了中國最高領導層的決定，考慮到形勢的發展，着眼於半島局勢緩和與周邊國家發展關係，中國將與韓國建立外交關係。錢其琛還表示，中國將一如既往，支持朝鮮的社會主義建設和統一事業。金日成畢竟是老一代領導人，他聽後沉思片刻表示，中方既已決定沒有意見，朝鮮將走自己的社會主義道路。

八月二十四日，中國與韓國正式建立外交關係，錢其琛外長和李相玉外長分別代表兩國政府，在釣魚台國賓館芳菲苑舉行的儀式上簽字。當時的情景還歷歷在目，但轉眼即將迎來中韓建交二十五周年。

錢其琛外交業績豐富，這裏所談只是我陪同他參加的一些活動的回憶，不過是滄海之一粟。錢其琛諳熟外交業務，以穩健、睿智、靈活而著稱，特別善於處理複雜敏感的國際問題。我曾在他的領導下工作深感幸運，現謹以此短文表達對他的深切懷念。

# 母親烙的煎餅

趙威



清代詩人袁枚在美食上的集大成之作《隨園食單》言：「山東孔藩台家製薄餅，薄如蟬翼，大若茶盤，柔嫩絕倫……吃孔方伯薄餅，而天下之薄餅可廢。」袁枚說的「孔方伯薄餅」就是久負盛名的山東大煎餅，在我的家鄉魯南，煎餅是一種與饅頭、米飯並列的主食。「煎餅捲大葱」這一絕配，也體現了山東人特有的豪爽勁兒。

「煎餅」一詞起源很早，但具體時間已不可考。關於煎餅，有一種傳說。當年諸葛孔明輔佐劉備之時，起初常被曹兵追趕，惶惶不可終日。一次，劉軍在沂河、澗河受困，將士飢餓難耐，而鍋灶盡失。於是，諸葛先生令伙夫以水為漿，以玉米麵為料，將銅鑼置於火上，用木棍把麵漿

在鑼上攤平，這樣便煎出了香噴噴的煎餅。因而，劉軍士氣大振，衝出重圍。煎餅便在齊魯大地上流傳可矣。赤壁之戰後，劉備借荊州不還，孫權派諸葛瑾去討要。礙於情面，劉備、諸葛亮修書一封交給諸葛瑾去荊州見關羽，並囑咐陪同的手下給關羽帶些煎餅和糯米粥，以示慰勞。關羽收到後，立刻明白了「兼併（煎餅）荊州（粥）」的意思。因此，關羽的老鄉山西人就為他抱不平：「煎餅成全諸葛亮，卻害關羽走麥城。」而諸葛亮的老鄉臨沂人王憬（明代太子太保）為此正名曰：「人食煎餅皆福壽，何以但獨害關公？英雄最忌驕矜氣，應防吳下有阿蒙。」或許，因吃煎餅最盛的地方正是諸葛

亮的老家琅琊陽都（今山東莒南），人們便把煎餅的發明也歸功於智慧化身的諸葛亮了。

煎餅的揚名自然少不了前人的功勞。正如袁枚所言，好的煎餅應該薄如蟬翼，厚薄均勻。當然，若做到這一點勢必要在麵粉上下功夫，必須將其磨細。製作煎餅的另一個關鍵技術是控制火候，麵漿攤在鏊子上極易變焦，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溫度。清代蒲松齡的《煎餅賦》對攤煎餅的方法有詳細記載：「澗含米豆，磨如膠錫，扒須兩歧之勢，鑿為鼎足之形，掬瓦盆之一勺，經火烙而滂，乃急手而左旋，如磨上之蟻行，黃白忽變，斯須而成，「卒律葛答」，乘此熱鑊，一翻身而覆手，作十

百於俄頃，圓於望月，大如銅鈔，薄似剝溪之紙，色如黃鶴之翎，此煎餅之定製也。」此篇《煎餅賦》雖沒有「東坡肉」的名人廣告效應，但至少讓煎餅沾上了文化名人的氣息。

我對煎餅有一種特別的情感，因為我是吃着煎餅長大的山東人。兒時，能吃上一次饅頭或米飯幾近於奢侈。那時的煎餅不僅現在用摻有幾穀雜糧的麵粉烙成，而是用單純的地瓜粉（因為地瓜的產量高），特別難吃，嚼在嘴裏還有種地瓜的甜味。如今，煎餅已被演繹出很多做法，稱得上是一種地方特色美食。到了天津，更是被「衛嘴子」改造成名揚天下的「煎餅果子」。

過去，烙煎餅是家鄉婦女的必備技能，因為它直接關係到一家人的肚子。如今偶爾回老家一次，最簡單的煎餅捲大葱大口嚼起來仍有滋有味，而外地人只能嘗一嘗，若沒有一口吃煎餅長大的牙齒，要想把整個煎餅吃下去就難了。像我這樣在外地時間久了，嚼起煎餅來也會感到吃力，幾口過後就覺得腮幫子疼。

對煎餅的情結來自對童年的回憶，對母親的敬意和對家鄉的眷戀。無論身在何方，都難以捨棄對煎餅的懷念。家中小院裏那頂烙煎餅的鏊子，直到現在還會出現在夢鄉。坐在鏊子前的母親願不得理一下鬢前的一絲散髮，爐火烤着她的面頰，鏊子上的煎餅由白變黃，飄出香噴噴的味兒。念及此，眼前就會浮現出那幅樸實畫面。雖然經過歲月的風乾，這些都已成遙遠的風物，但是每當回憶起那一摞摞的煎餅，猶如疊加的記憶，其實那是情感的厚度。